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姣女狂龍
下



文藝出版社

姣女狂龍

姣女狂龙

逍遥子 著

(上)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姣女狂龙

逍遥子 著

(下)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(黑)新登字第7号

责任编辑:依 实

封面设计:邓 龙

姣女狂龙

Jiao Nu Kuang Long

逍遥子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(哈尔滨市道外公洛街10号)

哈尔滨市铁岭包装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20 2/16 字数 500,000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0,243

ISBN7-5317-0575-3/I·575 上下册 定价: 9.10元

残书直接退印刷厂调换

(地址:哈尔滨市道里区学校街62号)

内容提要

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子湖畔，风流倜傥、技盖武林的“玉面虎”西门叔与绝代佳人邱婉靓结为伉俪。洞房花烛之夜，新郎新娘喜饮合欢酒，不料半杯酒入喉，“玉面虎”身中怪毒，自此疯疯癫癫，时傻时好，功力全失。新娘悲痛欲绝，终日以泪洗面。西门叔的挚友“紫云龙吟”欧阳天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为好友复仇。“玉面虎”的另一位朋友皇甫锦也明察江湖，暗访诸道，誓破此桩武林疑案。

不料，“玉面虎”被劫掳，而且居然又冒出另一个西门大侠，两“虎”真假难辨，使疑案更加扑朔迷离。皇甫锦深入龙潭虎穴，斗智斗勇，终于弄清事实真相，凶手竟是……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。

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做汴州。

一首《题临安邸》，再现杭州的风采。杭州天子脚下，何等的繁华，西子湖畔到处是画舫歌楼，优伶舞妓。

南宋王洧诗云：“望湖亭外半青山，跨水修梁影亦寒。待拌痕边芳草绿，鹤惊碎玉琢阑干。”写的就是杭州有名的断桥。

湖两面，停着数艘画舫，翠袖红衫鬓影钗光。歌声舞声彻夜不绝。

每当盛夏的夜晚，画舫的华灯万盏，湖面上的微波在华灯的照耀下，荡起一层层的银光，光彩照人。

游人来往穿梭在断桥之上，桥东北有朱栏青瓦的“断桥残雪”碑亭，亭下走来一个要饭的花子，手中拿着一根打狗棍，嘴里不停地咕咕，似疯子，蓬头盖脸。不难看出这人有点半傻，他在桥面上摸着走，吓得游人走向一边。傻子坐在地上，高叫：“喂，你老把我拉起来，你就是县令，别怕，来呀，我不骗你。”一阵傻笑，挥动着双臂乱舞，笑得前俯后仰。他站起来，不笑了，直着眼，高叫道：“你看你那小样，还想做县令，胆子那样的小。

永远也不会有人重用你小老儿。”

由桥的另一头，走过一个人。约有五十多岁，四方脸，黑胡须，白净面皮，阔额角。扫帚眉步履稳健，一看便知是武林中人物，那人的腰间鼓鼓的一圈。他越来越近了，走到桥头傻子的面前，仍然没有避开傻子的意思。傻子伸手把那人的衣服抓住：“喂，小老头，他们都不敢当县令。你哪带兵刃，我看看是什么家伙。”

那人不愿跟傻子一般见识，手抓住衣角猛然一抖，“哗啦啦”地一声，一件七节鞭落在地下。傻子要去抢，被那人一脚踢开，伸手抓起在手中抖动。

“怎么，想打架呀？我看你不象做县令的料，倒象武状元的料。”

那人气得用鞭指道：“大爷怕你不成！看在你是个半傻不笨的样子，要不……。”

那人看见“断桥残雪”碑亭旁站着一个人，正用炯炯眼神注视着这儿。

那人连忙收起兵刃，点了一下头走开了。

傻子一笑，比哭还难听：“喂，怎么这么快就溜了。你不是要打架吗？来呀，看看你的功夫到是怎么样。怎么缩头缩脑象个老乌龟似的。”

由碑亭旁走出一个脸黑黑的胖高个，一望而知是个武林中高人。他走到桥上，弓腰向傻子轻轻地问道：“西门公子，看看都什么时候了，该回去了。大爷正等着你呢！”

傻子猛然看见来者，道：“饭东你来，你说咱们到那儿吃去？饭东，你倒说呀。”

“回大爷家，大爷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哪。”

“我家就在前面不远，到他家干吗？他家有鬼，老有鬼。”

他晃着身形向前走去，用打狗棍开道，走下桥。

他们二人摇摇晃晃走进一家茶馆。傻子也来了雅兴，来到一桌棋的旁边。傻子看了一下棋，见棋盘上写道：“河边长草，多嘴是驴。”傻子气得用打狗棍将棋弄乱。那几个人刚要发火，傻子走了，黑脸大汉来到众人面前，道：“各位，对不起。”

“啊！是郝爷。这年头吃生意饭不易……。”

“西门大爷令你这儿有什么，”黑脸大汉紧锁双眉道，“有什么损失，我们大爷全赔的。”

姓郝的那人正看着各位下棋。突然脸色一变，向傻子走的方向望去。

那推牌九的五位中，当庄的头上淌着汗，两眼瞪得老大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，手里的四张怎么也配不出三个点的头。当庄看了看那几位配好牌的人，都是面带喜色。

突然站在庄家身后，带着傻笑的西门公子道：“大个子，玩这玩艺儿你不行。他们几个用五张牌配牌，你有多少？不得输……”

那个当庄的大汉一跳老高道：“娘的，我说怎么老是输哪，原来你们同本大爷也捣鬼。免崽子，是谁用五张牌配牌？是谁？”傻子用棍子点道：“他们都是用五张牌。”

那几个人听到都火了。其中一个骂道：“喂！傻小子，你他娘的想找死。”其中一个已是恶狠狠地向傻子打去一拳，口中骂道：“免崽子，你不是想找死吗？”

傻子用棍子拦住打来的掌，又向上一脚。那人向后退一

步，亮开门户，又向傻子打来，就在大汉的拳落在傻子的胸前之际，他的手腕被抓住，好似五把钢针扎入腕中，随即一声冰冷的话：“朋友，手下留情。”

那大汉半边身子没有力气，一回头，看到一位似黑铁塔的人，一双利目闪着恶光正盯着他。

那大汉脸色惨白道：“我姓郝，是杭州欧阳府的下人，这是我家二爷，请各位朋友高抬贵手，别同一个病人一般见识。”

那个大汉翻了下眼皮，“砰”的一声把桌子掀翻。牌九和钱洒得一地。只听其中一人喝道：“管他是那个门里，杀了他。”话落，各人已是握剑在手，向西边散去，把姓郝的黑胖汉子围了起来。

来客大乱，大呼小叫争着向门外跑。

姓郝的黑胖汉子抓住那人的手淡淡一笑：“关老哥，别过来。这档子事你就当没看见，有什么损失，这几位朋友会掏钱的。”

“姓郝的，好大的口气。”四人长剑在手，一个人哼了一声，一剑向郝爷刺来，郝胖子突然闪电般向前一掌将剑折断，又飞起一脚将那人踢起。郝爷手腕一翻，接住半截剑没有回头就向后面上来那人投去，只听“啊”的一声，那人丢剑跑向一边。

郝爷冷笑道：“你们哪位还要再试试看，就放马过来。”

这身手：折剑、踢人、接剑、抛剑伤人，不过是在刹那之间中进行的。

那个刚才当庄的说道：“原来郝爷是深藏不露的高人！失敬、失敬。”

姓郝的黑胖子用手点着各位道：“我才露几手、表明了身

份，各位如是遇上大爷。……”说着脸色一沉，“如今，想息事可以，赔偿茶馆的损失，然后走路，要不然咱们再比划比划，在下愿意奉陪。”

那几个人互相看了一下，突然还剑入鞘，放下一锭白银，一句话没说低头便要走。

姓郝的黑胖子左手一指，道：“且慢走，五位朋友留下个名字。”

那当庄大汉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我们兄弟是泰山五龙。”

姓郝的黑胖子轻轻一笑，道：“我姓郝，名木子，有个浑称叫‘风雷手’。各位如若不服，来日方长，只管找我。”

“郝先生快人快语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那泰山五龙抱头鼠窜地出了茶馆。

“风雷手”郝木子猛回头向茶馆老板问道：“关老哥，可曾看到我家二爷？”关老板闪目一看，诧声说道：“没有啊，我怎么会没有瞧见西门大侠是什么时候出去的。八成是趁着刚才那阵乱，跟着来客一起跑了。”

郝木子一跺脚道：“假如西门二爷出点差错，大爷不得杀我呀！”话未说完，人已闪身出了茶馆。

西子湖畔座落着一家酒楼，大门两侧一对红底金字对联。
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
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
横扁书是二个斗大金字“孤山”。
这座“孤山”酒楼，建筑富丽堂皇，金顶碧瓦，其豪华气派

为杭州城其他酒楼所难胜过。登楼向湖心远眺，游船如楼，风帆点点，景色如画。

这家的主人，不惜重金，聘来二十北国红粉，南国胭脂来助酒兴。

这二十位歌妓不但人人能歌善舞，尤其个个美艳无敌，堪称色艺双绝。每当华灯初上之时，这“孤山”五彩灯光下，低垂珠帘后，是鬓影钗光，红袖翠衫。舞姿翩翩，幽香迷人，吹拉弹唱，掌声四起。那些醉翁之意不在杯中物的酒客们，争相光临。

不过这酒楼有一点不好，那就是有人下菜，人分三六九等。

酒楼前拥挤的人群，突然让开一条路，一个傻子一摇一晃，见人便笑，直奔楼上而去。

伙计们眼看着他登楼却不敢阻挡，几人跑到柜台里找帐房。傻子上得楼来正遇上一位美丽歌伎妙舞方罢。眉目含笑，迈步轻盈地走向那低垂的珠帘。

傻子忙叫道：“小娘子，”往那位美丽歌伎面前一拦，“别走哇，我才刚来呢，怎么就走呀。”

吓得那女人花容失色，仓皇退避。

酒楼这地方，经常有人调笑歌伎，已司空见惯，本属常事。酒客们刚要笑，及至看到来人便都没有笑出。

傻子哈哈一笑摇头晃脑道：“小娘子，吓破芳心，是我不对。像我这么俊俏的少爷，佳人为何不动心？你是瞧我傻吧！”

“傻，是有人把我害成这个样子。想必是瞧我穿着寒伧点，这能怪我吗。如若我有黄白之物，你定会投入我的怀抱。”

傻子一指满楼的酒客道：“别看他们腰中有钱，个个仗着

豪气，面带红光，那些臭钱还不知道是怎么弄来的呢，更不知他们肚子里装了多少坏水。”

人们似乎不愿跟他一般见识，都继续吃酒。

但他又摇摇晃晃走向里面靠墙的一桌。

那桌上坐着二个商人，正吃得津津有味。

一支手伸入盘子，抓起一支鸡腿旁若无人地吃了起来。

那二个商人看了傻子一眼，没有怠慢，转身对伙计道：“小二你看……。”

伙计点头躬腰，连道招待不周：“请二位到那一张桌坐吧！重上菜。请不要生气。”

那两次一走，傻子干脆坐下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满身乱抹，吃相难看。

一边吃着，嘴里还不闲着道：“喂，你们这两个小胆，上那儿吃什么？来，来，咱三个一醉方休。”

说着抓起酒壶便往嘴里灌，酒流得满襟都是，一壶酒转眼之间滴酒不剩。他一抹嘴，站起来要走，楼梯上来了一个戴着老花眼镜、身穿长袍的小老头，后面跟着两个伙计。

“西门二爷，”楼上来的小老头来到二爷面前一哈腰，极勉强地挤出一点笑容。傻子也没看他一眼道：“你叫谁二爷。”

“当然是称呼你，西门二爷。”老头愣道。

“嘿嘿，你这小老儿真有意思，我也不认识你，你从那儿论叫我二爷哪！”西门二爷忘了，你同大爷经常到这吃饭，我怎么可能会看错。我是这儿的账房叫伊方。”

“噢，想起来，你就是睁眼只认识自己名字的小老头。”

酒客都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“西门二爷，”老帐房红着脸，仍然皮笑肉不笑地跟在西门大侠的身后。

“别跟着，我走了。哦……，我还没有付饭钱！”

“西门二爷，就算是小老儿送你的酒菜，不用付钱。”

“无功受禄，那怎么成。”傻子回头看了一下屋里的酒客：“这里都是腰缠万贯的有钱人，何不向这些人要两个。”

伊方听罢吓得一哆嗦。傻子走到二个酒客面前，那是两个江湖打扮人物，目睹刚刚发生的一切，脸色一变。右面那个汉子一抬手，傻子倒在楼板上。这一摔，他更傻了，一跃而起，用手指着那两个中年汉子高声骂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你们竟敢打我！你们在杭州城打听打听，西门叔，想当年我纵横南江，打遍武林无敌手，天下哪个不是闻我破胆。要是在当年，你们还想……”

“西门叔，当年是当年，如今是如今，眼下你又怎样？”两个中年汉子，齐声冷笑道。

伊方仓皇奔过来，双手各向一方摇摇道：“二位，二位先生，请看在小老儿的面子上，千万包涵一二，千万包涵一二，二位都是商人，何必跟……”

傻子又回到桌前，伊方好不容易把傻子哄平静，方深深地出口气，用袖子抹去头上的冷汗。

“风姑，这个人装什么疯，卖什么傻？”靠南墙柱子那张桌坐着一男一女。刚才这话是发自那个白衣少年之口。这白衣少年，唇红齿白，英俊俏美，只可惜那眉宇间煞气太重，望之胆寒。

他旁边的那个女人，身穿密合色小袄细致的黑发，波浪般

围着她那开朗的额角。淡淡的眉目，清澈的一双眼睛，好漂亮，却冷若冰霜。

她摇头道：“不，骆宾。他确有点半傻不芥，并非装疯卖傻。”

白衣少年又看了看西门叔一眼，那双竖着的剑眉微微平了下来。不相信地又问道：“凤姑，象他这样相貌出众，健壮，不是太可惜了吗？”“如果你要是知道他的身世，那会更觉得可惜。”凤姑娘说道。“他是什么人物，令你这样上心？”白衣少年挖苦道。

“不会讲话的东西！”凤姑娘装作生气的样子。

凤姑娘看了一下傻子道：“这个人，中原武林，没有不知道他的身世的……。”

“那……，”白衣少年说：“那，我怎么不知道呢……”

“那是因为你一向深居山中，不闻山外之事。你教师既不许你轻出一步，也不许下人们对你谈论武林之事。”

白衣少年满脸惊奇神色道：“凤姑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？”

凤姑细眉微扬，点点头。

白衣少年笑了，连忙拿起筷子替凤姑夹上一筷子西湖糖醋鲤鱼。

“骆宾，我问你，当今武林文武全才者应推谁？”

“当然是‘玉面虎’西门叔了。”白衣少年毫不犹豫地說道，“他的功夫可压整个武林，真是如雷贯耳。凤姑，你知道，我是最尊敬他的，恨不得马上见到他。”

“何止你，”凤姑扬了扬她那柳叶眉，“不管武林黑白两路的人，都认为他是一位正道侠客。”凤姑冷冷地说道。

“他在什么地方？风姑你告诉我。小的要前去拜访西门大侠。”白衣少年高兴地道。

“远在天边”。白衣少年面带不快。“近在眼前。”白衣少年站起看了一下屋内的客人，摇了摇头。

风姑用目光把白衣少年带到傻子那里。“那就是“玉面虎”西门叔。”

骆宾神色一变，目瞪口呆，用不相信的口气问道，“风姑，响当当的西门大侠，怎么会成这个样子？”

风姑叹了口气，“说来话长。你知道“玉面虎”是武林中最近三四年才崛起的，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人。就在这三年功夫里，他苦心所学，得了天下第一美称；他那侠骨柔情，还有那举世无双的品貌，得到了一位绝代佳人的欢心，形影成双，结为秦晋之好。”

白衣少年点头称道：“这才是英雄配美人，应该，应该。”

风姑摇头说道：“天不随人愿。就在西门叔同那巾帼奇英喜结良缘的当儿，一杯合欢酒刚饮半杯，他便落得今天这般惨相。”

白衣少年脸色一变，急忙问道：“西门夫人如今怎样？”

风姑叹口气道：“那半杯合欢酒，也注定了她那悲惨命运。几年来，这位可怜的西门夫人一直在“玉面虎”一位至交照顾之下过着吃斋念佛的生活。她不知翻破了多少经卷，敲碎了多少木鱼，祈求上苍保佑她那可怜的朗君早日康复。”“好可怜哪！难道普天之下就没有能治好西门大侠病的药？”

风姑道：“这些年来，西门叔的至友每时每刻都在为西门叔求医，也没能找到。”

白衣少年道：“看来，只有那下毒人的解药，才能治好他的病。”

风姑看了一下傻子道：“大海摸针。”

“只要追查出是谁给西门大侠送的酒，然后顺藤摸瓜……”白衣少年道。

“这些事情，想必是已有人要着手办了。”

“西门大侠的至交是谁？”

“紫云龙吟欧阳天云。”

“哦，又是一个武林豪杰。”

“是的。”风姑看着白衣少年说道，“他是你第二个敬佩的人。说实在的，‘紫云龙吟’在武林中的名声仅次于‘玉面虎’。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武林领袖。”白衣少年看了西门叔一眼，问道：“风姑，难道他也在咱们要找之列？”风姑淡淡说道：“难说，那要看他的条件是否合适。”

骆宾低声道：“看来，此事先要探访紫云龙吟及玉面虎的夫人。”说着，拿起酒杯，刚要饮，突然象是又想起什么道：“风姑，我总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文章。”“什么文章？不妨让风姑我也看看。”

骆宾望了一眼傻子道：“像‘玉面虎’这样一身武学，我不相信会那样轻易被人所害。”

“谁告诉你西门叔是被人害的？”

“我看一定是武林中人，看他文武全才，又有一位绝色佳人在他的身旁，于是忌妒他，才起了坏心。”

风姑摇了摇头道：“好了，骆宾，这些事情现在不须我们太关心。赶紧吃喝，我们还有不少的正事等着办哪。”